

冊府元龜

十三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第十三冊

冊府元龜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冊府元龜第十三冊目錄

卷六〇一	辯博	七二一三
卷六〇二	奏議一	七二二四
卷六〇三	奏議二	七二三五
卷六〇四	奏議三	七二四五
卷六〇五	註釋一	七二五八
卷六〇六	註釋二	七二七〇
卷六〇七	撰集	七二七九
卷六〇八	小學	七二九〇
	讎嫉	
	刑 法 部	
卷六〇九	總序	七三〇九
	定律令一	七三一二
卷六一〇	定律令二	七三二二
卷六一一	定律令三	七三三二
卷六一二	定律令四	七三四二
卷六一三	定律令五	七三五四
卷六一四	議讞一	七三六七
卷六一五	議讞二	七三八三

卷六一六	議讞三	七四〇〇
卷六一七	守法	七四一三
卷六一八	正直	七四二一
卷六一九	案鞫	七四三四
	深文	七四三九
	枉濫	七四四一
卷六二〇	總序	七四四五
	選任	七四五六
	舉職	七四五八
	恩獎	七四六三
卷六二一	司宗	七四六七
	司賓	七四七二
	監牧	七四七六
卷六二二	司宗	七四八四
	德望	七四八六
卷六二三	忠節	七四九〇
	清儉	七四九二
卷六二四	公正	七四九八
	論薦	七五〇三
卷六二五	智識	七五〇三
	邪佞	七五一二

貪冒	七五一四	卷六三七	公望	七六三九
廢黜	七五一五	卷六三八	振舉	七六四二
環衛部	總序	七五一八	不稱	七六五一
卷六二六	選任	七五二〇	謬濫	七六五三
舉職	七五二二	貪賄	七六五七	
寵異	七五二四			
卷六二七	忠節	七五二七		
剛正	七五三一	卷六三九	總序	七六六〇
謹慎	七五三三	卷六四〇	條制二	七六七三
姦佞	七五三四	卷六四一	條制三	七六八三
遷黜	七五三五	卷六四二	條制四	七六九四
虐害	七五三七	卷六四三	考試一	七七〇五
銓選部	七五三八	卷六四四	考試二	七七一三
卷六二九	總序	七五六三		
條制一	七五四〇	卷六四五	科目	七七二三
卷六三〇	條制二	七五五〇		
卷六三一	條制三	七五六二	卷六四六	對策一
卷六三二	條制四	七五七五	卷六四七	對策二
卷六三三	條制五	七五八六	卷六四八	對策三
卷六三四	條制六	七六〇〇	卷六四九	對策四
卷六三五	考課一	七六一一	卷六五〇	應舉
卷六三六	考課二	七六二六	卷六五一	清正
			謬濫	七八〇一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司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學較部

辯博 恩獎

辯博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傳曰強學以待問蓋夫六藝之富九流之廣有先聖之微旨有羣儒之精義非窮理盡性覃思研幾不能臻其闡非原始要終聞一

冊府元龜

學較部

卷之六百一

知十不能闡其流故有設齋以升抵掌而論俾夫前訓洞開諸生景附誠儒門之標表士林之規矩也然則詞有枝葉垂誠禮經學無師法見喙先哲苟辯而不違於道博而無陷於野則可以博道駕說爲綽拔之所宗矣

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年四十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是時少府五六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乘也言因藉貴尊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

者召入攝齊登堂

齊哀下裳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

抗舉

既論難連枉五鹿君

枉刺也

故諸儒謂之語曰五鹿

岳岳朱雲折其角

岳岳長角之貌

繇是爲博士

後漢戴憑汝南平輿人光武時郡舉明經徵試博士徵拜郎中公卿大會羣臣就席憑獨立世祖問之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遷侍中後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經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冊府元龜

學較部

卷之六百一

賈逵字伯通能誦左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自爲兒童嘗在太學不通人事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明帝時爲郎與班固並較秘書李育爲博士章帝詔與諸儒論五經於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鄭玄字康成受業於馬融獻帝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所得未聞莫不嗟服紹舉玄

茂才表爲左中郎將

魏樂詳高祖黃初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受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

嚴幹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宮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呐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晉賀循爲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

冊府元龜學較部 辭博

卷之六百一

三

而對爲當世儒宗

宋周續之字道祖高祖召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

九齡射於矍相圃三義辯析精奧稱爲該通

顏延之爲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

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館列猶卑引升上席帝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伏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帝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南齊陸澄爲度支尚書令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

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年以倍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件并奪物將去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捲單子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髮鬚可識如澄所言

冊府元龜學較部 辭博

卷之六百一

四

梁周捨初仕齊爲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明帝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包講捨造坐累折辭理遁逸由是爲口辯

謝舉爲吏部尚書初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坐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劉杳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儀樽約云鄭玄答張謂爲畫鳳凰尾姿婆焉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可必安古

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頂魏世魯

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皆

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

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

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

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

王宋建安以南扶南記曰古來至今不死約卽取二

書尋簡一如杳言

紀少瑜年十九歲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

雅相欽悅時皦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旣妙玄言善

冊府元龜學較部

卷之六百一

五

談吐辯捷如流

陳戚袞爲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

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

徐擒馳骋大義間以劇論擒辭縱橫難以答抗諸人

憚氣皆失次序袞時驕義擒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

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賀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少好學博通經史論武帝

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侯射范陽張續太嘗卿南

陽劉之達並與濟討論續等莫能抗對

後魏封佛伯爲太學博士孝明時將脩明堂廣集學

士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披簡經緝上明堂圖說六卷

北齊邢邵字子才爲中書監國子祭酒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儀禮公私諮詢質去疑惑爲世指南

後周呂思禮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謂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

樊深行下邦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

冊府元龜學較部

卷之六百一

六

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隋何妥初仕周爲太學博士周武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譽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嘗數

楊汪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

馬光爲大學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句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

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帝嘉而勞焉

房暉遠國子博士開皇中帝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利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惑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

冊府元龜學較部 卷之六百一

七

不能測也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

劉焯以儒學知名爲員外將軍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大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牘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

王頤字景文爲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

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頗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褚輝字高明吳郡人煬帝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無能屈暉者

唐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梁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恃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駁難無出其右後爲大學博士高祖親臨釋奠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其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徐文遠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後周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人或問之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先已誦之至於奧曠之境此君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與論議十餘反甚歎服之隋開皇中累遷大學博士至唐爲國子博士高祖嘗幸國子學遣文遠講孝經諸儒論難蜂起文遠隨方辯折言如湧泉聽者忘倦焉

孔穎達初仕齊爲河內郡博士時煬帝徵天下儒生集於東都論講令禮部尚書楊玄感主其事穎達與

諸儒論難鋒起咸爲之屈後爲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歷及明堂皆頴達之說

顏師古爲中書侍郎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謗詔師古開正之及成又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討論得失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竊義非之於是異端鋒起師古一一辨答取晉宋古本以相發明所立援據咸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服而去也

虞世南爲秘書監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大蛇屢

見山東河南淮海之地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曰是

冊府元龜學較部 辯博 卷之六百一

九

何祥也修何術可以禳之對曰春秋時梁山摧晉侯召宗伯而問焉宗伯曰國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爲之不舉樂降服乘縗祝幣以禮焉梁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摧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也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

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中按蛇宜在草莽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蟄然陰慘過久恐有冤獄伏願科省係囚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

勝德惟修德可以消變太宗然之遣使者分道賑恤餓人申理獄訟多所原免

王元感爲四門博士表上所撰尚書紀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絕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周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尊守先儒章句深識元感摘摭獲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肯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主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

陳少遊幼聰辯初習莊列等道經崇玄館學生衆推冊府元龜學較部 辨博 卷之六百一

十

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昇坐日相問答及公會少遊攝齊登堂音韻清辨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問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爲大學士陳希列所歎賞王起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尤好儒術每御長生殿對起訪以疑事至於郊祀刑法之間起盡能質之以開悟焉

鄭辭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以十九書語類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

恩獎

王者修國經立民紀將使風化歸厚德禮惇洽未有

不本於墳籍始於學較者焉良以開物成務垂教作程爲先哲之極摯致治之要道也乃有被儒服究聖言或研幾一經或該通羣典達前人之闡奧爲諸生

之師法剖析疑論導宣與旨啓發後生成就學者以致膺問難於帝右參講授於儲邸入傳嚴核專誨宗室謹官嘗以宿業形譏次而垂訓道義兼精望實增茂故當世之君隆其體貌異其名數或親臨於庠序或召見於清閒或旌以章綬或厚於賜予待遇殊特褒揚備至雖復淪逝益加追獎誠以化民成俗實本

於儒術厲世摩鈍無越於嘗典豈獨寵異乎老成固

冊府元龜學較部 恩獎 卷之六百一十一

將敦勸乎禮俗者矣

漢梁丘賀受京房易宣帝時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爲諸侍中說以召賀賀入說帝善之以賀爲郎

後漢桓榮爲博士建武中光武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謚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特加賀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戴憑爲侍中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光武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謂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國梓器錢二十萬高誦世傳魯詩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

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家田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建武二十二年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雒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

張酺字孟侯少從祖父充受尚書又事太嘗桓榮聚冊府元龜學較部 恩獎 卷之六百一十二

徒以百數明帝爲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

魏應以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經明行脩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召訓習韓詩博通書傳爲左中郎將入授諸王章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劒錢物

賈逵爲郎章帝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逵會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於是具條奏之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

一襲達母嘗有疾帝欲加賜以較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房與之謂房曰賈達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魯不爲中散大夫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時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宋登少傳歐陽尚書順帝時爲尚書僕射帝以登明

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拜侍中

晉陳壽以儒學徵爲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傳撰周

冊府元龜學較部 恩獎卷之六百一

十三

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武帝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壽清貞潔靜行著邢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

杜夷爲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謁元帝建武中令曰

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嘗就夷諮詢焉明帝卽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惟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大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

臚謚曰貞

梁伏曼容字公儀初仕宋爲驃騎行參軍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朱昇年二十一爲揚州議曹從事史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之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昇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昇直西省

顧越爲安西湘東王府參軍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

旁通異義特善莊老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

冊府元龜學較部 恩獎卷之六百一

十四

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嚮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爲中軍宣成王記室參軍

陳張幾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幾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勑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幾乃整容而進詰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幾後魏李先明元帝卽位爲博士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

皆軍國大事自今嘗宿於內賜先絰五十疋綵五十疋雜綵五十疋御馬一疋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祿

戶二十二孫惠蔚爲皇宗博士侍講東宮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宣武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強縣

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崔逸孝文時爲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掌被詔獨進

博士特命自逸始

王神貴爲符璽郎時太學博士房景光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神貴答之名辨疑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冊府元龜學較部卷之六百一十五

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特除神貴子鴻彥爲奉

朝請

北齊張雕遍通五經尤明三傳高祖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後爲鄆王博士未幾拜散騎常侍值武成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尋除侍中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勑奏事不趨呼爲博士李鉉爲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文帝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賜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

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張景仁以學書爲業工草隸後主在東宮時令侍書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出通字遂正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

後周熊安生爲國子博士時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

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黃帝尚涿泉之戰況陛下恭行天討乎高祖又曰齊民賦役繁興

冊府元龜學較部卷之六百一十六

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

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

鹿臺之財發鉅澑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爲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物稱是隋楊尚希年十一入太學專精不倦周太祖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

房揮世傳儒學爲國子博士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

二朝廷嗟惜焉賄賂甚厚贈散騎常侍

楊汪爲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寮親學與汪講論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

元善爲國子祭酒高祖嘗親臨釋奠命講孝經於是

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帝大悅曰聞江陽之說元善爵爲江縣公更起朕心賚絹百疋衣一襲

唐魏徵爲秘書監撰羣書政要貞觀五年奏上太宗

覽之稱善勅皇子諸王各傳一本賜證帛二百疋

冊府元龜學部 恩獎卷之六百一十七

孔頴達爲國子祭酒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頴達講孝經既畢頴達上釋奠手詔答曰省所上頌殊爲佳作循題發函情辭爛其盈目啓封申紙逸氣飄以凌雲驪龍九重不足方斯綺麗威鳳五彩無以比其鮮華楊雄掞天高縱何遠黃香日下茂軌猶存尋讀周環彌覺欣翫卿夙挺珪璋早標令譽網羅百氏包括六經思涌珠泉情抽蕙周闢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興乎茲日庶令引四科於縹帙闡百遍於青襟翰苑詞林卿其首之也

貞觀十五年十月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等撰文思

博要一千二百卷上之太宗有詔藏之秘府士廉以下加級頒賜各有差

陸德明爲國子博士撰經典釋文太宗悅而甚重之時德明已卒賜其家布帛二百段

顏師古爲中書侍郎受詔刊正經籍太宗善之賜帛五十疋

顏揚庭爲符璽郎永徽三年上其父故秘書監師古所撰刊謬正俗八卷高宗令付秘閣仍賜帛五十疋

長孫無忌爲太尉顯慶三年脩新禮成詔中外頒行焉無忌等加爵賜帛等各有差

冊府元龜學部 恩獎卷之六百一十八

張大安爲太子左庶子初皇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大安及洗馬劉訥言雒州司戶參軍格希玄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王元感濮州鄄城人則天長安三年上表進其所撰尚書紀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授太子司議郎

褚無量爲國子員外司業兼修文館學士玄宗在春

宮授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幸國學觀釋奠令無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禮博而且辨觀者歎服焉既畢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百段至玄宗開元三年遷右散騎

嘗侍兼國子祭酒無量之母死贈物一百段以無量文儒之宗寵之也申命杭州刺史薛瑩就其家弔焉

服闋召拜左散騎嘗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使出入特許緩步又爲造腰輦令內給事昇於內殿無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勅褒美賜物二百段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無量

冊府元龜學較部

卷之六百一

十九

登座說經百寮並集行禮訖賞賜甚厚及卒贈禮部尚書賜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

徐堅爲集賢院學士開元中勅堅等纂經史要事及歷代文章以類相從欲令皇子簡事綴文玄宗自定名爲初學記撰成以獻帝稱善賜堅等絹百疋

穆元休以文學著稱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丞

沈浩隱居四明山肅宗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秘書郎集賢殿待詔仍賜綠袍牙笏

袁頤爲國子博士貞元十二年卒德宗謂宰臣曰袁

頤深於六經今之碩儒良可惜也特贈國子司業令中使賚告身及絹五十疋就宅宣暢并給傳令達故里

里

常公肅爲秘書著作郎注太宗帝範一十二篇上獻德宗有詔付集賢仍令別寫一本進內賜公肅錦綵一百疋

李渤爲左拾遺罷官閑居東雜撰禦戎新錄貳十卷以獻憲宗元和九年四月壬午詔曰前左拾遺內供奉李渤隱居求志殫見治聞嘗致弓旌之招尚懷林壑之戀而聞肄其素業成此新書詞章典雅謀議深

冊府元龜學較部

卷之六百一

二十

遠獻于闕下良所嘉焉故治今恩用清舊議可授秘書省著作郎

韋處厚路隋並爲翰林侍講學士穆宗長慶三年撰六經法言二十卷表獻之帝覽其書稱善者久之賜處厚隋錦綵二百疋銀器二事隋自司勲郎中爲諫議大夫依前充侍講學士處厚賜紫金魚袋錫服遷官皆以撰六經法言獎之

鄭澣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命撰經史要錄十二卷書成帝加其精博因以十九書語類帝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賜以金紫

嚴厚本爲園子監周易博士大和八年七月召本對
於洛堂門賜其錦器

李宗閔爲集賢大學太和九年五月進五章傳賜宗
閔等九人錦綵銀器有差

周田敏爲國子祭酒廣順三年獻印版九經書五經
文字太祖優詔嘉之賜襲衣繡綵銀器又賜司業趙
銖襲衣繡綵

冊府元龜

學部

卷之六百一

二十一

冊府元龜

學部

卷之六百一

二十一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學較部

六

奏議

夫輔世明教實本於儒術化民成俗莫先於學較自漢氏之後經藝浸盛官守並建職業咸舉故方聞之士彬彬就列器識宏遠議論深厚而或慮教道之中廢形於歎憤援古議以爲請臻夫體要咸能剖析前

冊府元龜

學較部 奏議

卷之六百二

訓敷陳要道周旋感激曲暢元本誠以致治之成法稽古之大倫宜建首善尊立太學至於崇先聖之祀行齒胄之禮推擇師範廣樹徒衆申之課試大明黜陟考正疑志區別部類贊述章句購求遺逸斯皆敦益世教恢啓聖政豈徒專達詞雅以矜乎多聞者哉漢公孫弘武帝時以治春秋爲丞相以爲學官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此以下皆弘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風化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倫理今禮廢樂隳朕甚愍焉故詳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其令禮官勸學講論洽聞舉遺

典以爲天下先大嘗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也自此上弘所引詔文詔與大嘗減博士平等議減孔減也平史閩其姓平曰閩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較殷曰序周曰庠教也言可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法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勤學興禮崇化屬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風化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大嘗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學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冊府元龜

學較部 奏議

卷之六百二

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悖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謂開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掌與計偕隨上計吏請大嘗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大嘗籍奏爲名籍郎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稱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下謂班行也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浮厚爾雅近正也言詔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

義爲官遷留滯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舉人禮義而爲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

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左右內史後爲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爲大鴻臚也

皆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內地之郡郡

史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書辭言屬其申也

亦曹史令縣令文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

云備員者本以升請著功令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權之非藉其實用令功令篇名若令選舉令它如律令舊律令此外並如

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

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後漢陳元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

丹府元龜學較部奏議

卷之六百二

三

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訪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下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爲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

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

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

相違皆斷截小文牒驥微辭以年數小差擬爲詎謬

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搜瑕求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

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

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

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雒

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

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

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

冊府元龜學較部奏議

卷之六百二

四

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眠移目師曠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萃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兆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令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